

一个“廉”字贯千秋

□ 心 耕 王振秋

廉村,是福安市的一个不仅风景秀丽,而且历史悠久、民风淳朴的自然村落。其廉村名来源于一位廉洁正直的唐代官员。他就是闽地科举入仕第一人,官至左补阙、太子太傅的薛令之。

薛令之自幼酷爱读书,唐神龙二年(706年)终于进士及第、入仕为官。在京为官的40年间,他为人恭敬、勤俭、仁义、谦让,注重修养气节,其高尚品德得到同僚们的赞许。他甘于清苦,宁愿“苜蓿盘餐”,也不向权贵低头,不与腐败为伍,堪称廉心可鉴,人称“苜蓿廉臣”。宋代苏辙、苏轼都十分景仰薛令之,多次在诗中提到薛令之的“苜蓿盘”;如苏辙“手植天随菊,畏添苜蓿盘”;苏轼“久陪方丈曼陀雨,羞对先生苜蓿盘”,足见苏氏等名家对薛令之的仰慕和推崇。

薛令之挂冠归隐时,身裹素衣,肩挂琴囊,两袖清风,徒步南归,让所有前来送行和目睹的人,都为之唏嘘感叹。他仍是徒步进京赶考时的模样,只是头上浓密的黑发变成了飘零的白发,风华少年稚嫩的面容为饱经风霜所替代。回到故里后,他与山水田园为伴,或荷锄田野,抱瓮灌园;或吟诗作赋,挑灯夜读;或收徒授学,不取学费……

我国古代士人对物质的追求不高,如颜渊“一簞食、一瓢饮”足矣,而执著于精神层面的追求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,或因个人奋斗受挫,或因对现实昏

庸腐败的不满而又不甘沉沦,便会到大自然中去,像陶渊明那样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以这种无奈超然的方式来抒发胸中块垒,寻找生活乐趣。而薛令之却不仅于此,去官后他放情于山水,但并不沉湎其中;他传播知识,教化民众,济贫帮穷,试图在社会最底层中发掘向上向善的种子,以延续善良古朴的民风。唐玄宗深知薛令之甘守清贫,下诏县衙以赋谷共之。面对皇恩的怜惜,薛令之心如止水,始终恪守清廉、俭朴的本色,以维持基本生活为计,酌量取之,从不多拿。在他的影响下,当地风淳俗正,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,与动荡的社会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忧世非谋朝夕贵,匡时才是昔贤心。”数年后,唐肃宗李亨即位,思及与薛令之师生情谊,欲召入朝,但此时薛令之已逝。为表彰恩师的清正廉明,特敕命名其故里为“廉村”,村前小溪曰“廉溪”,村后山岭曰“廉岭”。至此,廉村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以“廉”字赐名的村庄。“首登皇榜自古八闽无双士,帝赐廉名至今华夏第一村。”在廉村这片土地上,孕育了八闽第一进士,培育了一代帝师薛令之,竖起了一杆万世师表的“廉”字大旗。“贪泉愚谷与廉分,地以人表谁芬芳?”自薛令之后,廉村相继出了17名进士。这些莘莘学子出仕前无不仰慕薛令之,皆亲往令之早年读书的灵

岩寺朝拜先贤,出仕后亦以他为楷模,两袖清风,为官清正,深得百姓的拥戴。后人赞曰:“苜蓿尚余朝旭影,梅花争似老臣心。高岑片石留天地,唐代清风满古今。”

回眸历史,倾心聆听,“廉”字一直是为官者追求的道德境界。古人云,“临大利而不改其义,可谓廉矣”。“廉”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,不贪不义之利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就是“廉政”。“罪莫大于可欲,祸莫大于不知足,咎莫大于欲得”,这是老子千古悠悠的哲思与警示。

王岐山同志曾撰文指出:要借鉴我国古代为政以德、礼法相依、德主刑辅、管权治吏,正心修身等历史经验和思想。清廉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,不仅是为官从政不可或缺的人格品行,还是一种难得的政治智慧。近年来,福安市委、市纪委认真学习梳理廉政文化资源,深入开展“强廉文化之基、固廉文化之本、铸廉文化之魂、塑廉文化之形”的活动,以廉村为基地,重塑了薛令之雕像,修复了明月祠,建立了廉政文化长廊等“十廉”景观,让人身临其中,感悟廉文化的无穷魅力,在与古代先贤的对视交流中,使心灵得以净化,形成了以廉为荣、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。这正是“清风正吹,廉从绵延不绝的历史中走来;正气浩然,廉向时光荏苒深处走去。”■

战斗性。对于违反党的原则、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,如果一味顾及上下关系、人情关系,怕面子上过不去,最终坑害同志,还会使党的事业受损。1980年,总参领导杨勇在京西宾馆花400元公款,欢迎欢送干部,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此事后,没有“睁只眼闭只眼”,而是严肃较真,尖锐批评,最后杨勇从自己工资里扣了400元饭费,并向黄克诚作出深刻检讨。

范仲淹曾说过:“凡为官者,私罪不可有,公罪不可无”。党员干部为了事业而坚持原则、得罪人,不仅是对同志负责,也是履职尽责。党员干部,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按照党的纪律、

党的规矩要求,遇事不要滑头、不逢迎,勇于担当、敢抓敢管。要像黄老那样在原则问题上,多些刚正、少些圆滑,多些坚持、少些让步,是非对错敢较真,说话办事讲党性。正是有一大批像黄克诚那样敢讲真话,像杨勇那样闻过则改的同志,我们党才具有了极强的“纠错”基因,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。可见,只要是出于公心,才是对同志的真关心、真爱护,对事业真尽心、真负责。

路不铲平绊搭多,渠不疏通跑冒多;马不常驯难以致千里,人不敲打难以省自身。一个干部面对批评,或许一时不愉快、不习惯、不适应,甚至脸红心跳、暴跳如雷。但天长日久,这

种“震痛”有利于清醒头脑、明正视听,使人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,受益一辈子。即便当时面子挂不住,但最后都会理解和心存感激。

防止和克服好人主义,要靠坚强的党性原则。曾国藩有句名言:“以苟活为羞,以避事为耻。”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尚能如此,当今的党员干部又该如何?党员领导干部既要“栽花”更要勇于“栽刺”:要敢“栽刺”,刺出风清气正;要真“栽刺”,刺出工作实效;要勤“栽刺”,刺出警钟长鸣。唯此,才能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、战斗性,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。■

本栏目责任编辑/杨振辉